

大飞机进西藏

□ 张彦仲

朗玛珠峰氧气稀,藏江雅鲁浪花飞。
卅年运十进西藏,国产飞机终又归。

(注:卅读xì,指四十)

陈栋 摄

从「锅炉工」到航空战略科学家

繁星

1968年,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机械振动专业组组长的他,选择主动申请去锅炉房“劳动改造”。工作主要是推煤、添煤、出渣、运渣,他不仅很快成为了一名熟练的锅炉工,还跟其他同志设计制作了一个余热器,利用锅炉余热生产热水。这不仅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还解决了职工的洗澡问题。不仅如此,这间又小又黑、整天飞扬着煤粉和煤灰的锅炉房,竟成为了他学习的“洞天福地”。

想到所里有些进口设备,英文说明书看不懂,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学俄语的他,下定决心自学英语,他带上本英汉词典和英文资料,白天上班、晚上学,晚上上班、白天学。这时的他自己也没想到正是烧锅炉期间自学的英语,会成为他之后开启人生另外一段旅程的小船。

12年后,已是副所长的他,通过了留学英语资格考试,成为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而这只是他人生4次重大转型和飞跃中的一次。

1962年,他告别母校西北大学物理系,来到计量检定所(后称304所),由一位理论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转变为我国最早的“飞机故障诊断”专家之一。之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又从机械振动专业改学信息工程,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中国籍博士。

1993年和1999年,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总经理,走上了航空工业的领导岗位,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6年起他先后出任国家大型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两个重大专项国务院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主持协调了“两机”专项的目标、任务、经费及体制等方面的难题,圆满完成专项实施方案论证,为C919等重大项目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航空战略科学家张彦仲。

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向他发出《感谢信》,信中写道——“大飞机和‘两机’专项取得重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这些成绩的背后都凝聚着您的悉心指导和倾力支持,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行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

□ 费凡平

无数次旅行,无数次给我的感受:最美的风景,大抵都在行进的路上。

今夏,我自驾“大狗”从上海出发,到了边陲黑河,去了我曾经插队落户8年的边境村松树沟后,便从黑河的小兴安岭沿着山间的起伏的公路,穿越大兴安岭直抵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条林间省道,没有车辆,两边都是原始的红松树与白桦林,前方的路笔直,从山底一直延伸到山顶,犹如一条“玉带”直插云端天际,像棉花糖一般白云裹挟着“玉带”在慢慢移动,夏日的阳光一会又穿过云层,折射在“玉带”上,又形成斑斑点点,我们就像在仙境里穿行……

当然,我们也经历了近100公里“弹坑路”——嫩呼公路县道(嫩江县至呼玛县)。一路颠簸,比我去年走国道219丙察察的路还要烂,还要颠。

从小兴安岭穿越大兴安岭全程522公里,我们竟然走了约9个小时,才抵达内蒙古的加格达奇。

2015年,我曾经与报社同仁穿越过这条路,一路艰辛,在路边的山坡上拍照时,我们曾经幸运地捡到了一副野生的羚羊头骸骨,让我们一阵欢呼,忘却了一路疲惫。

9年后的今夏,我又与同仁再次穿越,两次穿越,遇见了又一个全新的自己,72岁了还能抗得住这番折腾与艰辛!

在路上,阅山河,观天地,见众生,寻自己,有谁说,它不啻是一道风景。

因为是自驾旅行,决定沿着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室韦边境小镇,一路往下,走五卡、六卡、七卡、八卡、九卡,直到口岸城市满洲里,重走一遍这条迷人的边境公路。

我们走走停停,路边无尽的麦田金灿,一望无际,遍野的菜花随风摇曳,蜂拥蝶舞,蜿蜒的界河,波光粼粼……

走进麦田,“咔嚓”一声,就是一张不可多得的佳作;夕阳下,弯曲的额尔古纳河静静地流淌着,额尔古纳河最早是一条内陆河,1689年,清、俄两国签下了《尼布楚条约》,额尔古纳河便成为中俄界河。

额尔古纳河是一条真正流淌在天边的河,少有人能描述她的模样……

沿着额尔古纳河流淌的方向,人们习惯将额尔古纳市等诸地区,均亲切地呼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就是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这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变迁所发生的故事。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后,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迟子建的心中却弥漫着

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她看到一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

2005年,迟子建在故乡大兴安岭创作了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一举获得茅盾文学奖。

旭日初升,我站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室韦临江村山顶上,遥望着山下这条蜿蜒的界河,突然间我与车,马与狗竟然都在山顶偶遇,十分亲切,让我在瞬间找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心灵补品。

我对一些事物总是怀有绝望的爱,额尔古纳河是其中之一。

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曾经自以为这些静美,不足为奇。再次踏上边境,我才发现,它每一个弯曲就像是大地上的皱褶,透明,恍惚,这些皱褶每时每刻在变着形态,涓涓流淌中又蕴

含着无穷的活力。

这河水的皱褶,总会让我联想到一个游牧部落落衣服上的皱褶,无声的皱褶,抑或就是他们通用的暗语。那些皱褶,有一种繁复的美,像冥想一样没有尽头。

因为额尔古纳河最大限度地介入右岸的生活,致使边境村变得洁净,透明,润泽,恬淡,平静。额尔古纳河很静,它最大的声音都是来自自然。

面对这种别样的宁静,我总劝说自己,不要浮躁,浮躁之下,就会产生贪欲、奢华、矫情、浓艳,以至造作、作秀、强烈、张扬,就会不经意地将生活固有的本质表面化、程式化,以致愈来愈物质化、功能化。

这一刻,我要努力让自己习惯于平静,但是很难;就像一只蝴蝶要习惯那死亡的虫蛹空壳。我伫立在晨风中,渐渐地搭到了额尔古纳河的

一动之间,我又体验到一静。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傍晚,踌躇在野外的我,终于读到了茫茫草原留给我的诗意。

抹着晚霞的草原,脚踩上它就如同踩在厚厚的松软的绿地毯上,那脚下轻轻的梵音,就像是夕阳时刻最美的天籁。

此刻,我突然感觉就像陶渊明,正闲云野鹤般地独享悠悠南山情。

享受清寂,享受温和,这种“天人合一”的自成境界,正是行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给予我的醉美。

呼伦贝尔的白天阳光灿烂,很热。唯有夜晚才凉快!

额尔古纳河,就像夜晚一样,包含着许多的秘密。夜是喧嚣的,它从不嚣张,然而它却是许多事物的开始……

夜幕降临,当绚烂归于平静,平静,就是灿烂!

呼伦贝尔的辽阔与额尔古纳河的曼美,它们不仅仅保存着作为生态系统的原初性和完整性,更展现出人们尊重自然的意义,也让我在各种意义上得到了回归。

回归,它也可做镜面,能映照出我们许多现代弊病。

在路上,最美风景,即是回归!

